

續仙傳序

海八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觀
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牛不得閨其一
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
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
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
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
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
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

不畜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平兵火之後墳籍
猶缺詐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人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
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
仙者哉

續仙傳卷上

飛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
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
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曾

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日
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
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
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

陸鴻漸徐士衡李成年共唱和二十餘首連

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文詞須臾
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
比而真卿與諸客傳說歎伏不已其後真卿
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
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
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
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升而去今猶
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鎊黑
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腳着靴一腳跣行夏則
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
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吟歌
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諸婦人間應聲答之笑
皆絕倒似狂祚狂行則振鞞言曰踏踏歌藍
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椿樹流年一擲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
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
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
之測但持錢與之以長繩穿地行或散失
亦不追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
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
故後踏歌深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
聲忽然輕舉於空中拂下靴衫腰帶拍板尋
尋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
正居大菴巖菴即陶隱居俗真浩於此亦謂之真浩巖之西有山存焉

勤苦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

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灌蔬忽見岸側有
二花犬相趕孺子異之乃尋逐入苟杞叢下
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徃伺之復見二
犬戲躍過之又入苟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
掘乃得二苟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
摯歸煮之而孺子益新著火三晝夜不離竈
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
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
峯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
去至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
冷香美異於常釀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
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
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
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
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猫鼠
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遁在別村
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
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墅頗好道務
行陰德為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繼續
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
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
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
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
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

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
酒吾自加藥寢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
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
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
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甕存三二升耳清
冷香美異於常釀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
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
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
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
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猫鼠
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遁在別村
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
有昇仙村在焉

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惡情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爲妄言忽暴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遂無變動謂之虛誕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研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所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頭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

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雪漢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言過爲項羽相呴飲酒欲醉方逐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前皆若叩磕謝羅逐作羣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商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遠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袁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夜迎奉致貼責怒二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僧僧行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廻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廻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被井中時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

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松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趣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哀求湘曰祚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天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鷺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廻永慶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

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列側作數截楊幹_{自廣}州節度使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駛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

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泰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微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誤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

鄒通微

鄒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覩筆蹤者矣莫不歎其

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歎乃曰我

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閒苑花前是醉鄉。揜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揜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寒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寶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藥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儀。擢第進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植奇花異果。極多奢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微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官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

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景妍媚花卉爛熳。米有五雲。唳鶴白鷗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嗟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颺颺然。指庭間草木。颺颺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葷肉。必五斤。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冉冉。

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底藥龍以祈雨。涉旬尤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析橋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眇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特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璘方懼。析橋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升而去。

熟賀郊仙三清樂奏高丘下五色雲屯御苑
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
自畫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真
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
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
不得錢不得藥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
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
藥效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
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
貫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
曰有錢不買藥寒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
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料撒葫蘆已空內
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
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
買藥寒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纔入口足
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

鄧去奢衡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少入

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
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
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
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李奢慕前事
登其山遂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
居人爲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
像及葉靜能真景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
一方石澗二丈餘平若磁盞天生也去奢常
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
師有斬邪劍二口并板盛丹在此石下可以
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
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棲獲安久蒙靈
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
劖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劖丹送於
去奢胡乃張天師七星劖丹以石匣藏一瓶
有疾者含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
荒蕪之後撲土人據巖險浙東神具以上用
是歲故息兵搜遺刺史以爲而造兇險聞去奢得丹劖而囚鍊去奢
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達謂去
奢已薨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

謝自然

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劖丹留之
一夜風雷飛鳥失所去奢聞神仙告却歸石
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
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
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
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識
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
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
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晚與人
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去奢
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
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
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旦歸觀
中傳說以爲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
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綠
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輿輶幢幡
靈官駕龍虎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升
而去山下適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
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禮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峰二十四治五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聲捨資裝布衣絶粒望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海上遇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

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易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邊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

色水每過一木皆三度微終五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遠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鬚又晴天忽見氣

○
○
○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緜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怠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逸然好道請於父母置於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詰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吉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而拘之以禮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

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

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趣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署止貞元年中白日上升而去第度使韋臯奏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為上仙遂逼之以逼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慕道

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女也玄靜即當去矣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

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為見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輒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逍遙邑蔚澗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蔚澗亦屢責之逍遙白髮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廻於是以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蔚澗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

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蔚澗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話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杳冉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蔚澗驛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已鄰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續仙傳卷上